

復齋日記

新刊
復齋日記
卷之五

復齋日記

許浩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記 日 齋 復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 者 許 浩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WT238/H5 07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六

復齋日記

許浩著

會稽王冕元章有高才其墨梅冠絕古今斷縑殘楮人爭寶之其盡
梅多自題有云我家洗硯池樹頭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
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其初見

高廟應制題梅詩曰鬣鬣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
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上大賞之

僧玘太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高皇帝
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曰爲僧不了求墮

阿鼻地獄

上曰出何典曰出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

曰若柰何爲此對曰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

曰上頗開其

詰之曰以實對

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曰叩頭曰天生

聖人爲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

上曰此又出何典曰出藏經

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悅論諸大臣曰卿等雖各有才

不若僧之忠誠也

曰

臨終沐浴更衣請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

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知其語嘆曰噫玘

死矣使人視之果已卒遣人諭祭驛送還鄉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

竟歸壽以已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憊壽念惡疾不可瘳而

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覘知之竊飲其

半異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癰疽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爲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爲予言之如此求樂間李馬廷試第一

御筆改爲騏唱名馬不知騏爲已不敢應上曰馬也復唱李馬乃出拜賜

高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制誥之事任之館閣

求樂間解縉以章登極詔稱旨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

命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不須救也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城固守及隣近諸城

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且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即 命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 罷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

正統中三楊繼沒繼之者頗攬威權焉榮後謚文敏三楊心迹大抵相同而文敏才實通敏機務總至斷決如流而善承 人主意徐引於正三楊皆以諫 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文皇帝密諭曰實切時病但卿言之人將汝尤不若令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

以授御史鄧真疏入奏待罪有詔即日後改怙終者不貸衆頗聞出於文敏會祭酒負缺共舉推公欲疏之也 上不允其知遇如此

廣寧伯劉江鎮守遼東軍政脩明

末樂間倭賊二千餘人駕海艚數十逼望海塢登岸公令都指揮徐劍伏兵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先焚其舟約以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倭至江拔髮旗舉鳴砲伏盡起合擊倭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內乃聞西南一路縱之倭走江揮衆追逐斬首千餘級生擒幾百人無人得脫者事聞進封麾下皆進秩先是遼東山東淮陽崇明太倉金山浙閩廣多被倭寇害俱置備倭官軍自江捷後倭不復敢窺峰堠雖置人終老不見驚江之功大矣

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衆將
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勅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
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歛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
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事幾不可失我旣已出而爾不繼
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於賊豈非爾賣我乎命引出
朝之王叱引之者曰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共擁出斬於軍
門其子某訴之朝廷頗疑徹還都御史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
全之某知朝廷之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殿之
朝廷知而不問

仁廟在東宮時天台徐好古爲贊善清介端重仁廟以師禮待之
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書稱之爲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

言裨益欲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冬至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卒痛悼不已自爲文以祭及即位又爲之勅守臣特祭於其家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好古名善述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京中有鬻菜夫鬻豆牙菜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夫不與婦人引手就其筥取之袖中銀一錠落於其筥夫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免賣菜矣妻略不視曰爾得之而喜彼失之者戚乎今吾將孕彼戚而致死咀呪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夫感其言遂還之婦爲夫所咎果將自經得之甚喜勞以酒飯以銀一兩遺之其夕賣菜妻產一男夫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彩照室驚怪以衣接之即沒夫意有寶掘之得銀一疋報於失銀

者其婦亦產一女歸於其男相與同爲貿易賣菜妻亦賢乎哉
范仲淹高季迪皆姑蘇人皆嘗誅卓筆峯范詩曰笠澤研池小穹窿
架石栽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詩曰雲來初潑墨鴈過還成
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人之氣象於此蓋可見矣

溫州章鉞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某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死某氏聞請
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別議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而即逝
某氏爲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遣
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
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為汝能諫死職我雖爲
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復官終
忝某氏嘗自爲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

方殂誰云妾解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纈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都御史陳鉞以太監汪直得倖以陳自強之計說之使立功於異域以自固直然之請巡遼東夜出兵襲殺女直五百餘人論功陞鉞戶部尚書兵部尚書馬友升發其奸誣以啓釁邊疆下錦衣衛獄獄臣鞫之無實送都察院直牒之以威覓坐謫遼邊戍旣而女直懷忿寇三萬寧處屠殺官軍二千餘人鉞隱其四之三御史強珣以實聞詔都御史林聰往覆林畏直以鉞奏未盡而強奏亦頗張皇爲對詔謫強戍而鉞不問鉞旣得志尚書王鉞慕之因說直北虜可襲願任其事直喜即請北巡出至大同候者言虜營於威寧海子直脅總兵官許寧襲之寧曰祖宗舊法虜來則禦不得撓

襲以塔邊寨三萬之寇已可鑒矣烏可復蹈其轍直怒曰虜在近地不行進討朝廷蓄養汝奚爲吾將聞之於上寧俱得罪即馳還候暮發兵四鼓至虜營俘斬老弱婦女四百餘人少壯者得馬皆走鉢輩心其交戰乘暗鳴金退軍馬牛羊雖蔽野不暇取也論功封鉢爲威寧伯直蒙厚賞中外皆惡之諸內侍其教優人之爲淨者盛飾如直之壯高視闊步叱咤呼喝傍若無人副末前詰之曰你是何人敢如此肆志淨曰你不知我是汪直爺爺愛我信我我要殺人便殺人要活人便活人如何不肆志副末曰看你這厮模樣有甚本領爺爺愛你信你淨曰我有計較副末曰你敢是張良淨笑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會厮殺副末曰你敢是韓信淨復跪曰不及不及但我有擺布副末曰你敢是蕭何淨復笑曰不

及不反副末曰你不及如何得 爺爺愛信淨曰你不知我兩隻手有兩箇月因舉左手月這是陳鍼又舉右手月這是王鍼 憲廟大笑因疑直會虜憤威寧之役深入邊鄙大肆屠戮嬰兒亦殘滅言者論直輩起釁之罪俱坐貶謫

妖僧繼曉有寵於 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莆田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歎民力不堪不可重費以益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及梁方各空之書成使填吏大駭扣頭泣曰此疏果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

厚侍講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決不可回也但事之後煩君爲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賫赴通政司後之語通政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尚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叅議張某諫之後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詔下錦衣衛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于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爲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亦坐是尋胤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關西都御史缺家宰三原王公薦其官蕭楨及其官某人堪任內批
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
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
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
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陛下旣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
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果稱其任說者謂
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續之勇果云

吾邑滑壽字伯仁號櫻寧工古文詞善醫訂正靈樞素問錯簡著難
經本義讀素問鈔十四經發揮等集其治人疾不拘拘於方書而
以意處劑無不立效秋日姑蘇諸士人邀遊虎丘山一富家有產
難求挽回諸士人不可先生登堦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即